



Louis De Bernieres

CAPTAIN CORELLI'S MANDOLIN

科莱利上尉的曼陀铃

[英] 路易·德·伯尔尼埃 著 刘国枝 胡雪飞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NLIC 2970700852



译文金奖书系

本书获1995年英联邦作家奖



译文金奖书系

Louis De Bernieres

CAPTAIN CORELLI'S MANDOLIN
科莱利上尉的曼陀铃

[英] 路易·德·伯尔尼埃 著 刘国枝 胡雪飞 译



NLIC 2970700852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科莱利上尉的曼陀铃/(英)伯尔尼埃(Bernieres, L. D.)著;

刘国枝,胡雪飞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5

(译文金奖书系)

书名原文:Captain Corelli's Mandolin

ISBN 978-7-5327-5420-5

I. ①科... II. ①伯... ②刘... ③胡... III. 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39621号

LOUIS DE BERNIERES

CAPTAIN CORELLI'S MANDOLIN

Copyright © 1994 BY LOUIS DE BERNIERE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LAVLNIA TREVOR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1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02-287号

科莱利上尉的曼陀铃

[英]路易·德·伯尔尼埃 著 刘国枝 胡雪飞 译

责任编辑/黄昱宁 装帧设计/张志全工作室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颀辉印刷厂印刷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15 插页2 字数333,000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6,000册

ISBN 978-7-5327-5420-5/I·3156

定价:38.00元

本书中文简体字享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57602918

目录

01. 伊安尼斯医生撰写历史开篇不顺	1
02. 领袖	9
03. 大力士	18
04. 同性恋者(1)	24
05. 说“不”的人	28
06. 同性恋者(2)	34
07. 极端疗法	40
08. 奇怪的猫	48
09. 一九四〇年八月十五日	55
10. 同性恋者(3)	63
11. 佩勒姬亚与曼德拉斯	70
12. 圣人显灵	78
13. 精神错乱	90
14. 格拉齐	99
15. 同性恋者(4)	106
16. 给前方的曼德拉斯的信	114
17. 同性恋者(5)	122
18. 伊安尼斯医生继续他的文学创作	128
19. 同性恋者(6)	134
20. 冰凌野人	138
21. 佩勒姬亚的第一位病人	143
22. 薄纱后的曼德拉斯	151
23. 一九四一年四月三十日	158
24. 最傲慢无礼的投降	171
25. 抵抗	177
26. 锋利的脊鳍	188
27. 曼陀铃课与演奏会	195
28. 解放大众(1)	203
29. 礼节	210

30. 善良的纳粹(1)	212
31. 眼睛的问题	219
32. 解放大众(2)	226
33. 手的问题	228
34. 解放大众(3)	232
35. 散发全岛的以法西斯口号“相信,战斗,服从”为题的 传单	238
36. 教育	245
37. 佩勒姬亚更加确信男人不明白“勇敢”和“缺乏常识” 之间的区别	249
38. “佩勒姬亚进行曲”的起源	252
39. 阿西尼奥斯	256
40. 嘴唇的问题	259
41. 蜗牛	261
42. 曼陀铃多么像女人	265
43. 有钉子的、生锈的大铁球	269
44. 盗窃	281
45. 天真时光	285
46. 巴尼奥斯	289
47. 伊安尼斯医生忠告女儿	295
48. 斯卡拉	303
49. 医生忠告上尉	307
50. 间歇时期	311
51. 瘫痪	316
52. 进展	322
53. 第一滴血	328
54. 卡尔洛的道别	332
55. 胜利	333
56. 善良的纳粹(2)	340
57. 大火	346
58. 手术与葬礼	352
59. 具有历史意义的地窖	360

60. 悲伤的开始	364
61. 生离死别	371
62. 关于德军占领	380
63. 解放	383
64. 安东尼娅	393
65. 一九五三年	400
66. 救援	407
67. 佩勒姬亚的哀悼	413
68. 历史的复活	415
69. 一颗颗的豆子,可以装满袋子	422
70. 挖掘	429
71. 安东尼娅又唱响了	440
72. 意外的一课	444
73. 偿还	448
译后记	464

01. 伊安尼斯医生撰写历史开篇不顺

伊安尼斯医生今天过得很顺心，他手里的几位病人既没有死去，也没有病情恶化。他不费吹灰之力就照顾一头母牛产了仔，还诊治了几位患者：切除了一个脓包，取了一颗痣，为一位行为不检的女士开了洒尔佛散^①，进行了一次虽然令人不快却疗效显著的灌肠，并凭借某种医学戏法创造了一个奇迹。

这一奇迹显然与圣人杰拉西摩斯的神迹不相上下，他忍不住笑了起来。他被请到斯塔马蒂斯老头的家里，去治疗老头的耳痛。他往老头的耳朵里一看，发现里面比德罗迦拉迪山洞还要潮湿，并且长满了苔藓和石笋状的东西。他将蘸有酒精的小棉球包在一根长棒的火柴头上，动手清洗起“苔藓”来。他知道，斯塔马蒂斯老头自幼这只耳朵就失聪，而且隔三岔五地闹耳痛。可是，在那毛乎乎的耳孔深处，火柴头似乎触到了什么不肯屈服的硬物，也就是说，就生理学和解剖学而言，那东西都没有理由出现在那儿。他颇觉意外，便将老头拽到窗边，拉开百叶窗。一股正午的热浪与强光迎面扑来，房间里顿时粲然炫目，仿佛有位不受欢迎且过于耀眼的天使将这里错选为自己的现身之地。斯塔马蒂斯老头的妻子“啧啧”了两声；在这种时刻，让这么强的光线照进屋子，实在有违持家之道。她肯定这样会搅起灰尘，她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尘埃在空中飘舞了。

伊安尼斯医生让老头侧转脑袋，然后往他耳朵里看去。他用长长的火柴棒拨开挂着鳞片状耳垢的粗硬的灰色耳毛以及旁边的小绒毛，发现里面横着一个圆形的异物。他擦了擦异物的表面，刮掉那层又硬又脏的黄色蜡状物，看见了一颗豌豆。那无疑是一颗豌豆，呈浅绿色，

表皮微微起皱,这一点不容置疑。“你有没有往耳朵里塞过东西?”他问道。

“只有我的手指,”斯塔马蒂斯回答。

“这只耳朵聋了多久了?”

“自打记事时起。”

伊安尼斯医生脑海中浮现出一个滑稽的场面:斯塔马蒂斯还处于蹒跚学步时期,脸上的皮肤却一如现在这般粗糙,并且像现在这样腰弯背驼、耳毛过盛;他将手伸到餐桌上,从木碗里抓起一颗干豌豆,放进嘴里,发现咬不动,便又塞进耳朵里。医生忍俊不禁,说道:“你小时候肯定很淘气!”

“他简直是个魔鬼!”

“住口,老婆子!那时候你根本就不认识我!”

“我听你母亲讲过,愿她的灵魂安息!”老太太嘬嘬嘴,两手交叉放在胸前,答道,“而且,你姐姐她们也这么说。”

伊安尼斯医生考虑着眼前的问题。这无疑是颗顽固不化的豌豆,紧紧地堵在里面,根本不可能掏出来。“你们有鱼钩吗?钓鲱鱼的那种,钩柄较长的?另外,有没有小锤子?”

老两口面面相觑,不约而同地想,医生想必是疯了。“这跟我的耳朵痛有什么关系?”斯塔马蒂斯疑惑不解地问。

“你患有严重的听力障碍,”医生回答。他知道自己必须保持一种医生的神秘感,他心里非常清楚,“耳朵里有豌豆”这个答案不可能帮他赢得丝毫威信。“有了鱼钩和锤子,我就能帮你消除障碍,这是解决 un embarras de petit pois^②的最佳途径。”他故意用一口巴黎腔说出这几个法语词,尽管其中的戏谑色彩只有他自己才明白。

① 一种治疗梅毒的特效药。

② 法语,意为“小豌豆造成的障碍”。

鱼钩和锤子很快就找到了。医生在地面的石板上将鱼钩小心地锤直，然后把老头叫来，让他对着光，将脑袋枕在窗台上。斯塔马蒂斯斜靠在那儿，翻了翻眼睛，而老太太则用双手蒙着双眼，只敢从指缝里偷看。“快点儿，医生！”斯塔马蒂斯喊道，“这窗台可烫了！”

医生将锤直的鱼钩小心翼翼地探进那毛乎乎的耳孔里，举起锤子，可才敲一下，就传来一声乌鸦叫似的嘶哑声音，鱼钩也滑到一侧。老太太不明就里，吓得魂飞魄散。她绞着双手，口里一个劲地说：“哎呀！哎呀！你要把鱼钩锤进他的脑袋里啦！上帝饶恕我们，各路神灵和马利亚保佑我们吧！”

医生一听，便停了下来。他想，如果豌豆很硬，鱼钩就很可能无法穿透，反而会将它推得更深，甚至可能导致耳膜破裂。他直起身，用食指捋着自己的白胡子，沉吟片刻，说道：“改变计划！经过考虑，我认为，更好的办法是在他的耳朵里灌满水，将那个多余的障碍软化。夫人，你必须将他这只耳朵装满温水，一直等到我晚上再来。不能让病人翻身，要让他侧躺着，耳朵里装满水，明白吗？”

六点钟时，伊安尼斯医生再次登门，无需锤子——不管是小锤子还是大锤子——的帮助，便成功地钩出那颗已经泡软的豌豆。他熟练地取出豌豆，交给老两口过目。由于豌豆上裹着厚厚一层黑蜡似的东西，并且散发着臭味，他们一时没认出来。“一种蝶形障碍物，是吧？”医生问道。

老太太点点头，似乎恍然大悟，其实却不然，她的眼神里满是惊讶。斯塔马蒂斯一手捂着耳朵，叫道：“里面好凉！天啊，声音真大！我是说，所有的声音都很大，我自己的声音也很大！”

“你的聋病治好了，”伊安尼斯医生宣布，“我看，手术非常顺利。”

“我动过手术了！”斯塔马蒂斯洋洋自得地说，“我自己是我所知道的唯一动过手术的人！而且，我现在能听见了！这是一个奇迹！真是奇迹！我脑袋里觉得空荡荡的，好像什么东西都没有！我的整个脑袋

都觉得满当当的,好像装满了春水,又清又凉!”

“你呀!到底是空荡荡的,还是满当当的?”老太太问道,“医生好心好意帮你治好病,你就不能说几句像样的话吗?”她捧起伊安尼斯的手吻了又吻。不一会儿,医生便走在回家的路上,两只胳膊下各夹着一只肥胖的小母鸡,外衣口袋里还一边塞着一个紫红发亮的大茄子,外加一颗颇有年头的豌豆,包在他的手帕里——他的私人医学博物馆里,又将增加一件收藏品。

这一天的收入很可观。他还得到两只新鲜的大龙虾、一篓银鱼、一盆盆紫苏,以及一项性服务(将在他方便的时候提供)。他已经决定放弃这项特别服务,即使洒尔佛散疗效显著。现在,只要佩勒姬亚没有忘记去买灯油的话,他便有了一整个晚上的时间,可以撰写他的塞伐罗尼亚历史了。

目前看来,《塞伐罗尼亚历史新编》写起来并非易事。在写作过程中,他似乎总也无法抛开自己的感情与偏见;要做到客观公正,似乎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他想,由于自己开始的方法不对,浪费了那么多的纸张,只怕比整个岛上一年的正常使用的还多。在叙述中,他总是摆脱不掉自己的声音;那根本就不是历史的声音,它缺乏庄严与公正,有悖于奥林匹克精神。

他坐了下来,写道:“塞伐罗尼亚是一个工厂,专门生产孩子以供出口。在海外和海上的塞伐罗尼亚人比在家乡的还多。这里没有使家庭团结在一起的本土工业,没有充足的耕地,海里也没有充足的鱼。我们的男人背井离乡,死期将临时才叶落归根。所以,我们的岛上只有孩子、老处女、神父和年迈的老人。这其中的唯一好处就是:只有最漂亮的女人才能在所剩有限的男人中找到丈夫,因此,由于自然选择的压力,确保了我们拥有全希腊——也许是整个地中海地区——最漂亮的女人。而其中的可悲之处则在于:我们的女人活泼漂亮,所嫁的丈夫却一个个性情古怪,极不称职,他们一辈子游手好闲,一事无成。还有那

些没人要的、伤心而难看的女人，她们生下来就注定是不曾有过丈夫的寡妇。”

医生在烟斗里重新装满烟丝，将所写的内容读了一遍。他听见佩勒姬亚在院子里弄得叮当直响，正准备煮龙虾。当他读到有关漂亮女人这几句时，不禁想起他可爱的妻子——佩勒姬亚越来越像她了。尽管他竭尽全力，妻子还是被肺结核夺去了生命。“这座岛屿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它的人民的背叛！”他加了一句，接着又将纸揉成一团，扔到墙角。这根本就不行！他为什么就不能像史学家那样写作呢？为什么就不能不带感情、不怀怨气，撇开那种遭背叛、受压迫的感受呢？他顺手拿起最开头那张纸，纸边已经微微卷起，这是书名页，上面写着：塞伐罗尼亚历史新编。他圈掉后面的四个字，改为“个人史”。这样，他就可以使用那些意味深长的形容词，尽可以记下那些古老的历史遗恨，他也尽可以用尖刻的语言来描述罗马人、诺曼人、威尼斯人、土耳其人、英国人，甚至于岛民们自己。他写道：

“塞伐罗尼亚这座几乎被人遗忘的小岛，莽莽撞撞、目光短浅地坐落在爱奥尼亚海上。这座岛屿古风浓郁，乃至于岛上的岩石都散发出怀旧的气息，红色的泥土也无精打采，不仅是因为阳光的曝晒，还由于背负着沉重的记忆。奥德修斯的船只就是由塞伐罗尼亚的松木制造，他的卫队也是由塞伐罗尼亚的巨人组成，还有人认为他的宫殿并非位于伊萨卡^①，而是位于塞伐罗尼亚岛上。

“这位足智多谋、广泛游历的国王曾经受到雅典娜的宠爱，也曾因为波塞冬永难平息的恶意而四处漂泊。但远在此之前，中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人们就已经在这里磨制石刀和撒网捕鱼。迈锡尼文明时期的希腊人也来过这里，留下了陶器的碎片和隆起的墓冢，还留下了他们的后裔。这些后裔在奥德修斯离去很久之后，将为雅典而战，后来又受到

^① 希腊神话中奥德修斯的故乡。

斯巴达的奴役,再后来还战胜了狂妄自大的马其顿的菲力普,也就是那位被不可思议地冠以‘伟大’之名的亚历山大的父亲;不过,儿子比父亲更为愚蠢狂妄。

“这个岛上神祇众多。在伊诺斯山顶和西奥斯小岛上,均有宙斯的神坛。得墨忒耳^①使本岛成为爱奥尼亚的产粮区,因而受到人们的敬奉;同样受敬奉的还有曾经化身为马、强暴过得墨忒耳的波塞冬,他使她生下一匹黑马和一位神秘的女儿——由于基督徒对埃勒夫西斯秘密宗教仪式^②的压制,他们的女儿的名字渐渐变得鲜为人知。还有阿波罗这位屠龙勇士和地心守护者,他英俊潇洒、年轻健壮、聪慧公正,对男女两性都有巨大的兴趣,众神之中,唯有他的神殿是由蜜蜂用蜂蜡和羽毛筑成。在这里受到崇拜的还有狄俄尼索斯,他既是酒神,还是享乐之神、文明之神和植物之神,他与阿佛罗狄忒^③生有一子,这孩子的生殖器大得让所有凡人和神仙都难以企及。有众多乳房的狩猎之神阿尔特弥斯在这儿也有一批信徒,这位圣洁女神的女性主义信仰十分偏激,阿克特翁因为偶然看见她的裸体,她便让群狗将他撕成碎片;而她的情人奥利安由于不慎碰了她一下,她便让天蝎将他蜇死。她在礼仪和即刻惩戒等方面非常苛刻,如果有一句话不得体,或者祭品迟献了五分钟,她就会使整个王朝灰飞烟灭。这儿还有雅典娜的神殿,这位永恒的圣女擅长各种对于经济和家庭生活不可缺少的巫术,她是牛、马、橄榄的保护神。(与阿尔特弥斯相比,她似乎宽容大度得多,对于偷看她沐浴的蒂利希阿斯,她只是让他双眼失明。)

“在拜神的选择方面,岛上的人们表现了极为丰富而不妥协的常识,这是他们几千年来得以生存的奥秘。很显然,众神之王应该受到膜拜。同样,一个航海的民族应该奉祀海神,酿酒的人应该敬拜狄俄尼索

① 希腊神话中掌农业、结婚、丰饶之女神。

② 一种对得墨忒耳及其女儿的秘密崇拜。

③ 性爱与美貌之神。

斯(这仍然是岛上最常见的名字)。得墨忒耳使小岛丰产自足,雅典娜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显示了超凡的智慧与技巧,并且还掌管着数不胜数的紧急战事,她们无疑也应该受到敬奉。阿尔特弥斯受到崇拜也同样不难理解:这是一种绝对正确的万全之策,因为她是一只讨厌的牛虻,就算要捣乱,最好也是另寻地方。

“塞伐罗尼亚人对阿波罗的崇拜既神秘之极,又平常无奇:对于从未来过小岛的人来说,的确是不可思议,而对于了解小岛的人而言,则完全理所当然,因为阿波罗象征着光明的力量。外人初次登临小岛,两天之后才能适应它的亮光。

“这种光似乎不以空气和同温层为媒介,它纯而又纯,清晰度无与伦比,并且有着英雄的力量与光辉。在这种亮光之下,所有的色彩都处于人类诞生之前的最原初状态,仿佛直接出自上帝在太初时期仍然相信一切都美好善良时的想象。松树的墨绿深不可测,令人无法接近;从悬崖顶上看去,海水呈现出梦幻般的蔚蓝、浅蓝、鲜绿、碧绿与天青石的色彩;山羊的眼睛犹如有生命的石榴石,介于琥珀色与奶黄色之间;蟋蟀的亮绿,使人想起原始伊甸园中的初生嫩草。一旦人们的双眼适应了岛上这种极度纯洁的亮光,相比之下,其他地方的亮光就显得湿漉漉的,令人难以忍受,就会成为人们借以观察事物的单纯工具,成为一种遗憾,一种瑕疵。就连塞伐罗尼亚的海水,也比其他地方的空气更能让人一眼看透:人们浮在水面上,可以看见远处的海底,可以清楚地看到忧伤的鳐鱼——奇怪的是,总是有小有点儿的比目鱼在它们身边出没。”

学识渊博的医生靠在椅背上,将刚写的内容看了一遍。他觉得这几段文字颇有诗意,不禁又重读一遍,品味着其中的一些词语。他在旁边补充道:“别忘了:塞伐罗尼亚人都是诗人。这句话可以放在哪儿呢?”

他走到庭院里,在薄荷地里方便了一回。他总是严格地以轮回方

式为他的香草施加氮肥,明天就该轮到牛至^①了。他返身回房,刚好看到佩勒姬亚的小山羊正在咀嚼他的作品,明显一副怡然自得的样子。他从羊口中夺下纸张,并将山羊撵了出去。山羊蹿出门后,径直跑到粗壮的橄榄树背后,才怒气冲冲地“咩咩”叫了起来。

“佩勒姬亚!”医生责备道,“瞧你那头该死的牲口!我今晚写的东西全让它给吃了!我得告诉你多少遍,不要把它放进来!如果再发生这种事情,我就让它上烤架!这是我最后的警告!我好不容易才进入正题,可那畜生却把它全毁了!”

佩勒姬亚抬头看了看父亲,笑吟吟地说:“我们十点左右开饭。”

“我的话你听见没有?我说,再也不许把羊放进屋里,明白了吗?”

她停下切辣椒的动作,将搭在脸上的一绺头发拨开,回答道:“你跟我一样喜欢它。”

“第一,我不喜欢这头畜生;第二,你不许跟我顶嘴!在我那个年代,没有哪个女儿敢跟父亲顶嘴,你也不许这样。”

佩勒姬亚一只手叉在腰上,做了个鬼脸,说:“爸爸,现在还是你的年代,你还健在,对吧?不管怎么说,山羊很喜欢你。”

伊安尼斯医生只好缴械投降,返回了房间。每当女儿跟他玩起这种女人的小把戏,他就会想起她的母亲,这是最叫他无奈的事情。他回到桌旁坐下,重新拿起一张白纸。他想起自己刚才停笔之前,不知怎么将话题从神灵转到了鱼类上。也许就文学角度而言,它被羊吃掉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他又提笔写道:“只有像塞伐罗尼亚这样冒冒失失的岛屿,才会这样漫不经心地坐落在断层线上,随时面临大地震的威胁;只有像塞伐罗尼亚这样无精打采的岛屿,才会任这些卤莽、无礼的山羊横行霸道。”

① 一种植物,叶子芳香,可做调料。

02. 领袖^①

过来！对，就是你，上这儿来。说说看，我的侧面像哪一种更好看？向左，还是向右？是吗？你真的这么看？我可不大肯定。我想，也许朝另一边，下嘴唇会更有型。哦，你也这么看？我猜想，我随便说什么，你都会同意吧？哦，真是这样，那我该怎么相信你的话呢？如果我说，法国是由胶木制成的，会是真的吗？你也会同意吗？你这是什么意思？是的，先生；不，先生；我不知道，先生！这算什么回答？你是白痴还是怎么的？行了，去给我弄几面镜子，让我自己来看吧。

是啊，人民在我身上看到的，应该是意大利理想的象征，这一点非常重要，而且理所当然。你绝对不会看到我身穿内衣被人拍照。同样，你再也不会看到我穿西服打领带。我可不想别人把我当成商人，或仅仅是个官僚。说到底，我穿这身制服很合适。我是意大利的化身，也许比国王本人更为如此。这里是意大利，她机智、尚武，一切都有条不紊。这是不屈不挠的意大利，是世界上的大国之一，而这一切都是我的功劳。

哦，镜子来了。放在那儿。不，不是那儿，蠢货！对，是那儿。把另一面放在那边。老天！难道什么事儿都得我亲自动手吗？你这是怎么啦，伙计？嗯，我想，左侧像更好看。把那面镜子往下倾斜一点儿，再倾斜，再倾斜。停！就那样！对，棒极了！我们得好好安排一下，要让国民对我仰目而视。派人去城里转转，找几个最好的阳台，把它们记下来。对了，趁我还没忘记，把这个也记下来：奉领袖之命，意

^① 指墨索里尼。

大利的所有山峦,必须种满树木。干吗?你这是什么意思?这还用说吗?谁都知道,树越多,雪就越多。意大利的气候应该更寒冷,这样,它养育的人民就会更刚强,更机智,更坚韧。我们的年轻人哪,在战场上可不像他们的父辈那么勇敢顽强了,这是一个可悲的事实,却也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他们应该更冷酷,像德国人那样,要冷若寒冰,要冷彻灵魂,他们就应该这样!我敢说,自从“大战”以来,这个国家变得越来越热了。这使人们变得懒惰,变得平庸。这使他们不能适应帝国,使生活陷入一种休眠状态。他们称我为不眠的独裁者,可不是平白无故的。整整一个下午,你都决不会看到我打盹。把下面这句话记下来,将是我们的一个新口号:“书本与枪支——完美的法西斯。”我要人们知道,法西斯主义不仅是一场社会和政治革命,还是一场文化革命。每一位法西斯党员的背包里,都应该装有书籍,明白吗?我们可不能成为低级趣味的人。哪怕是在最小的镇子里,我也要建立法西斯读书俱乐部,而且,我不许那些该死的小分队突然冒出来放火将它们烧了,懂吗?

我听说,某阿尔卑斯兵团在行军经过维罗纳时,高呼“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这是怎么回事?我要你们将此事调查清楚。我们还没有正式开战,我可不想我们的精锐部队一边行军,一边高唱和平主义和失败主义的歌曲。提到阿尔卑斯兵团,有人说,他们跟法西斯退伍军人打架闹事,这又是怎么回事?我还要怎么样,才能让部队接受民兵呢?听听这句话:“战争之于男人,犹如母性之于女人。”当口号怎么样?很好,我想你会赞同的。很精彩的口号,很有大丈夫气概,比每天喊着“教堂,厨房,厅堂”要好多了。给克拉拉打个电话,告诉她,如果我今晚能甩开我妻子,我就上她那儿去。再听这句话:“既要胆大,又要心细。”可不可以当口号?你肯定吗?我不记得本尼在哪次演讲中说过这话,想必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也许它并不怎么高明。

把下面这点记下来:我要我们在非洲的每一个人都听清楚,所谓

的“姘居”行为该结束了。意大利男人与土著女人同居共宿，稀释了他们血统的纯度，对此我极不赞成。不，我不在乎什么土著妓女。为了保持在那儿的官兵们的士气，妓女倒是必不可少。我只是不许他们闹出什么风流韵事而已。你这是什么意思，罗马具有同化作用？这个我知道，我还知道我们在重建帝国。可这会儿时代不同了，现在是法西斯时代。

说到中东佬，你有没有看过我那本《党派与帝国》的小册子？上面有这样一句话：“总而言之，我们必须努力让意大利人民树立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意识。”我喜欢这句话。哦，对了，犹太人。嗯，我想我已经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意大利的犹太人必须做出选择——他们首先到底是意大利人，还是犹太人。事情非常简单。我已经注意到了，犹太国际主义就是反法西斯主义。我不是傻瓜，我心里十分清楚，犹太复国主义者是英国外交政策的工具。我认为，对犹太人在公务部门的就业问题，我们必须实行限制，我不容许出现比例失调的现象。哪怕有些城市到头来没有市长，我也不在乎！我们必须与我们的德国同志保持一致。是的，我知道教皇不喜欢这样，可是，如果他脖子伸得太长的话，我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的！他知道我可以废除拉特兰条约，^①我正用三叉戟顶着他的屁股呢，他知道我随时可以将他的屁股捣烂！我当初放弃唯物主义无神论，只是为了跟教会讲和，我可不想再让步了！

记下这一点：我要求实行工资冻结，以控制通货膨胀，再将家庭补助提高百分之五十。不，我认为这两者不会相抵。你以为我不懂经济学吗？你这个笨蛋，我得解释多少次才行？法西斯主义经济不会受到资本主义周期性动荡的影响。你居然敢反驳我，说事实恰好相反？这

^① 1929年2月11日由墨索里尼代表意大利政府和枢机主教代表罗马教廷所签订的条约，罗马教廷承认意大利国家，首都为罗马，意大利国家承认罗马教廷对梵蒂冈的主权。